

701178

唐

唐代书法考评

朱关田 著



朱关田 著

唐代书法考评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序 一

老年患鼻衄，医嘱勿多看
书，勿多写稿，直是半废人
耳。朱关田曼倬师兄携示浙江
人民美术出版社拟为他出版的
《唐代书法考评》样稿，凡录
十年来所作考评唐代书家的不
同形式论著三十余篇，嘱我一
言弁首。此三十余篇者，一部
分曾在报刊上读到，又一部分
则未经见。现在也不能全阅。
曼倬在浙江美术学院研究书法
专业，侧重于中世纪文化史的
探索，特别对唐代，用力更
多，钻研更深。孜孜兀兀，埋
头耕耘，随时有心得，随时有
创见。自谓如獭祭鱼，不惮烦
苦，上下数百年，大事细节，
钩稽反覆，心灵所到，新义自
出。考证工作的乐趣，非外人
所能领略。余嘉其精能，多其
坚毅，虽不能尽读，亦不能无
言。

我想到书法史上多有无稽
的传说，不近事理的记载。主
要由于历来文人，能文者未必
知书，能书者未必擅文。加上
事涉玄虚，时带神秘色彩。十

口相传，越传越错差。这里只举两个事例：第一，传王羲之《题卫夫人笔阵图后》说：“羲之少学卫夫人书，将谓大能。及渡江，北游名山，比见李斯曹喜等书；又之许下，见钟繇梁鹄书；又之洛下，见蔡邕石经三体书；又于从兄洽处见张昶《华岳碑》。始知学卫夫人书徒费年月耳。遂改本师，仍于众碑学习焉，遂成书耳。”王羲之十五岁过江南来，南来之后，他以东晋贵族的身份，有可能“北游名山”“又之许下”“又之洛下”吗？这是最起码的常识。蔡邕石经不是三体书，曹魏石经才是三体书，《后汉书》误记，王羲之如到过洛阳，也不应随着误说。此文显然是伪托。记得有人提过，给书法界影响不大，我此刻也记不起是谁。这是一个例子。另外，《新唐书》卷二百二宋祁撰《李白传》附见张旭事说：“（张）旭苏州吴人，嗜酒。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笔，或以头濡墨而书，既醒，自视以为神，不可复得也。”这件事到现在还脍炙人口，未听说有人怀疑。唐李颀《赠张旭诗》：“露顶据胡床，长叫三五声。兴来洒素壁，挥毫如流星。”杜甫《饮中八仙歌》：“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古时礼俗，见客必具衣冠，脱帽露顶是失礼的。两诗皆写状张旭的狂放，但并未说“以头濡墨”。下文皆提到挥毫，挥的是笔毫，不是头发。宋祁雅人，竟不加考虑将此事载入正史。以误传误，直到如今。这又是一个例子。

曼倬此书。主要在考人，考事，考时，考地，考言，考行，考仕历，考书迹，考渊源，考影响，先作考证，然后给予各人以评价。他的工作是踏实的工作，他的方法是科学的方法。往时孙过庭《书谱序》说：“诸家势评，多涉浮华”，“诡辞异说，非能详焉。”米芾《海岳名言》也说：

“历观前贤论书，征引迂远，比况奇巧。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是何等语！”曼倬也不喜爱故弄玄虚，归于实事求是，我只觉得考证工作的重要性。前修未密，今人加工，今人未周，后贤纠缪，接力工作，学术乃益昌明。这本书在中国书法史研究的长河中，是会起些推波助澜的作用的，率题数行归之。

沙孟海

一九九一年七月

序

二

在源远流长的中国书法史上，唐代是一个异常重要的历史时期。那时诸种书体的发展已臻赅备，名家辈出，风格繁富；而技法理论、书艺品评等名著也纷纷面世。两者值得研索的问题也较多。对这份丰富的文化遗产，固然有待后学者好好研究继承、细加阐释，使能古为今用；而一直存在的真伪杂糅的情况，也期待后学去爬梳辨析，毋再以讹传讹。朱关田兄以超过十年的心力，写成《唐代书法考评》一书，不仅对唐代书史状况提出了不少崭新而深实的见解，大有裨益於书法史论的研究；实际上也不啻向书学界揭示，在不同朝代的旧存成说中，有待去芜存菁的工作仍相当繁重，需要人们继续去努力从事。

《唐代书法考评》收有文章三十七篇，大致分为三类。一类是史料的辑录整理，主要是编列书家的书迹著录表、书家年谱，或大事系年，如《李邕小传·附年谱简表》、《徐

浩事迹系年》，包括历官、交游、家世等。经过这番纂集，便如网之在纲、裘之挚领，系统了然。第二类是对旧说的鉴别。其考证方法：有的是以石证史，如徐峤与徐峤之，李潮与李阳冰并非一人。其次是以史证史，如以唐代礼仪制度，论证赫赫有名的《张旭书法十二意》为伪作；另以唐代职官制度证明《颜真卿自书太子少师告身》并非颜氏的手笔；又以怀素的交游，考出《自叙》为后人抄自集本。后以窦泉《述书赋》所注书家多记郡望的惯例，而明孙过庭的自署“富阳”、蔡有邻之所记“济阳”，并为郡望，而非贯里。且以张怀瓘《书断》等书的体例，而发扬沙孟海先生《书谱》卷上仅存序文，其后正谱即六篇两卷俱佚的论点，证明“孙过庭所谓‘撰有六篇，分为两卷，第其功用，名曰《书谱》’者，亦当如张氏《书断》序外之三卷说，非卷上尽为序言，卷下尽为谱式”（《孙过庭及其〈书谱序〉考》）。第三类是书艺评论。关田兄认为唐代的“扬虞抑欧”之论，其关键不全在于书艺，而与帝王的评鹭、家庭背景等有密切关联（《欧阳询与虞世南之比较》）；褚遂良书风的形成，颇受当时秘书省书手的影响（《一代教化主褚遂良》）；而颜真卿书法体貌的孕育，一方面来自颜氏的家学渊源，另一方面也深受母族殷氏的滋乳（《颜真卿书法艺术及其影响》）。上举诸说，都颇有发明。但关田兄并不满足於已有的创获，据他透露，这些探讨，也只是异日撰写唐代书法史的史料准备工作而已。其精益求精与谦抑如此。

记得认识朱关田兄是在一九八零年春西泠印社一个集会上，当时匆匆未及畅谈。后来不断看到他的新作相继发表，其论学为文，很像他的尊师沙孟海先生那样，严谨矜

慎，要言不烦，新见叠出。研究生毕业后，一直主持中国书法家协会浙江分会的行政工作，尽管业务十分繁忙，但仍在浙江美术学院兼任副教授，而且坚持研究工作不辍，把行政、教学、研究三方面很好地结合起来。最近，关田兄除完成《唐代书法考评》之外，又出版了《李邕》、《颜真卿传》两书和书法集——《朱关田书历代咏物诗帖》，成果丰硕。回顾整个书坛，着意於挥毫的人确实很多，而有志於史论考证的却为数甚少。究其原由，要发现和论证一二新问题，非得面壁多年，在故纸堆中孜孜矻矻、深思细察不可。如稍欠恒心，往往难于终卷；若旧学浅鲜，虽有所遇，亦无从辨识；而心存射利者，一经计较得失，便易改弦更张。成就一位出色的书家当然不易，而成就一位书家兼书学家，似乎尤觉困难。泛览关田兄书稿既竟，不禁浮想万千，偶及书法同好的一些趋向，略记所见，聊抒感受。

一九九一年岁次辛未春日马国权时客香港

唐代书法考评目录

序一	沙孟海
序二	马国权
欧阳询和虞世南之比较	1
一代教化主褚遂良	16
清鉴风流贺知章	30
李邕小传 附:年谱简表	36
徐浩事迹系年	88
颜真卿书法艺术及其影响	121
孙过庭及其《书谱序》考	145
宋拓颜真卿《忠义堂帖》	158
徐峤、徐峤之补考	166
张旭考	171
李阳冰、李潮小议	193
李阳冰散考	197
怀素《自叙》考 附:《僧怀素传》 始撰于贞元初年	211
窦泉《述书赋》注及其所注唐人考	238
旧题《李北海四言古诗帖》考辨 ...	253
颜真卿书迹考辨	261
唐代书人随考	268
欧阳询为李承乾东宫率更令	268

虞世南弱冠后始入仕	269
褚遂良入唐初为秦王府铠曹	270
殷仲容家世	271
高正臣事迹	272
刘升墓志	274
李邕开元年初贬松阳令	276
蔡希综世系	277
张怀瓘、张怀瓘兄弟	279
韩择木、颜真卿交游	283
韩择木广德元年致仕	284
卫包	286
刘秦	288
蔡有邻及其先世善书者	290
史惟则	292
张从申	294
窦泉籍贯及其族人	296
田琦、田颖	299
颜真卿与李白	300
颜真卿低杜甫一辈	302
颜真卿高柳冕一辈	303
编后记	305
图 录	309

欧阳询和虞世南之比较

—

欧阳询字信本，潭州临湘（今湖南长沙）人，陈武帝永定元年（557年）生于广州。祖籍渤海千乘（今山东高青县东南高苑城北），自十世祖晋欧阳质避祸南迁，遂为潭州豪族。当是时欧阳询祖父欧阳颋正以克定岭南之功，出任广州刺史都督南衡二十二州诸军事，其后晋升为开府仪同三司、征南将军，封爵山阳郡公，天嘉四年（563年）卒于任上，由欧阳询父亲欧阳纥承继爵位。欧阳纥曾随父平定岭南，继任广州刺史都督交、广等十九州诸军事十年余。有干略，颇具政绩，史称“威惠著于百越”。^{〔1〕}至陈宣帝陈顼因纥久在外郡，疑其怀有贰心，征召入朝拜为左卫将军。纥惧，乃据广州起兵反叛。翌年兵败伏诛，家口籍没，惟欧阳询因隐匿独免于难。时为太建二年（570年）正月，欧阳询

年十四岁，由父友江总收养之。

虞世南字伯施，越州余姚（今浙江余姚）人，少欧阳询一岁，陈武帝永定二年（558年）出生于东南名门旧族。父亲虞荔，官至陈太子中庶子，以德行知遇于陈文帝，卒时虞世南仅四岁。因叔父虞寄无子，七岁时便过继于他，所以弱冠取字曰“伯施”。虞世南虽与欧阳询一样，都是年幼失怙，但在陈时，欧阳询是叛将之子，而虞世南乃良臣之后，境遇便大不相同。史称：“天嘉中（天嘉二年），荔卒，世南尚幼，哀毁殆不胜丧。陈文帝知其二子（虞世基、世南）博学，每遣中使至其家将护之。”⁽²⁾至太建十三年（581年）继父虞寄卒后，即召虞世南继其兄入建安王府为法曹参军，时年二十三岁。其后官至五品西阳王友。

开皇九年（589年）隋师入建康，陈亡，欧阳询随养父江总入隋，客居长安。虞世南亦偕兄世基徙居京都，以文学受知于晋王杨广，“辟书交至”⁽³⁾征为王府学士。杨广为太子，又改为东宫学士。杨广即位，乃除秘书郎，负责掌管四库图书经籍，并兼任文学侍臣，偕名才士虞绰、庾自直、蔡允恭等应召居于禁内供奉待诏。史称：“（炀帝）虽爱其才，然疾峭正，弗甚用，为七品十年不徙”，⁽⁴⁾至大业中叶才转为六品起居注舍人。其间虞世南在秘书省后堂摘抄“群书中事可为文用者”，⁽⁵⁾集为一百六十卷，凡八百五十二类，取名曰《北堂书抄》。又和虞绰、庾自直等文学之士编纂《长洲玉镜》等类书十余部，大行于世，遂以为一代名儒。而欧阳询仕途蹉跎，仅见任太常博士一职，是一位职“掌五礼仪注，引导乘舆，赞相祭礼，定谏谥，及守祧庙，开闭坎堂及祥瑞之事”⁽⁶⁾的七品清选

官。虽然欧阳询也曾与同僚褚亮等人奉诏参修《魏书》，但文名未起，仅以善书名重长安。当时王公大臣诸如右武侯大将军周罗睺，屯卫大将军姚辩，左仆射元长寿，上仪同杨缙等人的碑志，即使序铭出自虞世基等一代大手笔，也必由欧阳询以隶、楷书之。

隋亡，欧阳询与虞世南并为窦建德的东夏王朝所留用，欧阳询征为朝廷礼仪方面的最高执行长官太常卿；虞世南则出任中枢机关门下省的“贰侍中”要职，成为他一生中品位并高且具权威的一个官职。然而二年之后，随着东夏王朝遭到秦王李世民的讨平，欧阳询与虞世南又一次作为降臣并入于唐。是时武德四年（621年）四月，欧阳询六十五岁，虞世南六十四岁。欧阳询因是唐高祖李渊在隋时的旧友，入唐即招纳起为五品给事中，而虞世南则为秦王收留作了幕僚。

给事中是欧阳询一生中最为显达的职守，据白居易说：“给事中之职，凡制敕有不便于时者，得封奏之，刑狱有未合于理者，得驳正之；天下冤滞无告者，得与御史纠理之；有司选补不当者，得与侍中裁退之。”⁽⁷⁾是一位集谏、宪、注于一身的门下省常务长官。当时欧阳询不独在省内执行封驳、司法、人事审查以及监考诸职权，还奉诏参修《陈书》，又领修《艺文类聚》，特别是《艺文类聚》，其“爰诏撰其事，且文弃其浮杂，删其冗长。金箱玉印，比类相从，……其有事出于文者，便不破之为事。故事居其前，文列其后，俾夫览者易为功，作者资其用”。⁽⁸⁾这种以“类事居前，文列其后”的編集手法，一改以往类书如《皇览》偏重类事，轻视采文以及随意摘句不录片段的常规，使之事、文相兼，不仅给予当时学者在写作骈文、

诗赋时，参考并采集词藻典故提供诸多方便，而且所搜集的由汉至隋大量的词章名篇，诚如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所言“多为今世所无之文集”，晚清以来，一直为编文纂集者所重，自冯惟讷的《诗纪》，迄至严可均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等书的編集，莫不视作金山玉海，藉以汲取清以前的佚散文献和资料。《艺文类聚》始编于武德五年（622年），迄于九年（626年），先后五年，参预者有史学家令狐德棻、赵弘智等人，凡一百卷，分四十六部，列子目七百二十七，成为继虞世南在隋时所编《北堂书抄》后的又一部巨著。然而在欧阳询修毕《艺文类聚》呈上并获赐帛二百段不久，秦王李世民发动了玄武门政变，是年八月即皇帝位。欧阳询因是李建成太子集团中人，权臣罢位，即从中枢机关调入东宫，初为太子中允，后除太子率更令，其间虽出于李世民的政冶需要曾受爵渤海县开国男，散官至三品银青光禄大夫，但已是一员闲散无事的文儒老臣。

虞世南入唐则受知于李世民，初为秦王府参军事，后转为六品记室。当是时李世民“乃锐意经籍，于秦府开文学馆，广引文学之士，下诏以府属杜如晦等十八人为学士，给五品珍膳，分为三番，更直宿于阁下”。⁽⁹⁾“每军国务静，参谒归休，即便引见，讨论坟籍，商略前载”。⁽¹⁰⁾文学馆初置，虞世南即以记室充任学士，成为著名的十八学士之一。他“笃行扬声，雕文绝世，网罗百世，并包六艺”⁽¹¹⁾的文才更受到李世民的仰重，从此君臣一体，雍容相从，而为一代名臣，诚如《旧唐书》史臣所说：“虞永兴之从建德，……盖大渴不能择泉而饮，大暑不能择荫而息耳，非不识其饮憩之所。及文皇帝揭三辰而烛天下，群

贤雾集，人知所奉，方得跃鳞天池，擅价春山，为一代之至宝，则所托之势异也。”⁽¹²⁾。

史称虞世南“善属文，常祖述徐陵，陵亦喜世南得已之意”。⁽¹³⁾ 隋炀帝“爱其才”，曾召引为学士，待诏供奉十年之久，存世诗作，诸如《奉和》、《应制》、《赋得》之类，亦大都属于宫体艳诗。甚至连伪诗《应诏嘲司花女》，其淫绮鄙褻，后人也莫不深信，以为是虞世南谄媚时主之作。《唐会要》卷六五曾记：贞观七年九月二十三日唐太宗谓侍臣曰：“朕……尝戏作艳诗，虞世南进表谏曰：‘圣作虽工，体制非雅，上之所好，下必随之。此文一行，恐致风靡，轻薄成俗，非为国之利，赐令继和，辄中狂简，而今之后，更有斯文，继之以死，请不奉诏旨’”云云，盖唐太宗知虞世南工徐、庾之体，故作艳诗令其唱和。唐太宗好效徐、庾，宋人早有定论，不独《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五引宋神宗赵顼语：“唐太宗亦英主也，乃学庾信文。”王应麟《困学纪闻》卷一四亦引苏轼《书潭州石刻》句：“唐太宗作诗至多，亦有徐、庾风气，世不传，独于《初学记》时见之。”是知虞世南与唐太宗君臣同调，并为徐、庾传人。按唐太宗初置文学馆时，年仅二十四岁，其先虽曾就张后胤受《春秋左氏传》，终因“少尚威武，不精学业，先王之道，茫若涉海”。⁽¹⁴⁾ 所以史有称：“初太宗以武功定海内，栉风沐雨，不暇于诗书，暨于嗣业，进引忠良，锐精思政。数年之后，道致隆平，遂于听览之暇，留情文史，叙事言怀，时有构属，天才宏丽，兴托玄远。”⁽¹⁵⁾ 又说：太宗“罢朝之后，引进名臣，讨论是非，备尽肝鬲，唯及政事，更无异辞。才及日昃，命才学之士，赐以清闲，高谈典籍，杂以文咏，间以玄言。乙夜忘疲，中宵

不寐”。⁽¹⁶⁾唐太宗之所以好效徐、庾，固然出于自齐周、陈隋乃至初唐社会风尚的薰染，亦当与文学侍臣尤其虞世南的影响有关，或即受其“顾问”。只是到了贞观中叶，史臣如魏徵、姚思廉等人群起而力贬徐、庾，斥之为亡国之音，虞世南也“意存砥柱、拟浣宫艳之旧”，⁽¹⁷⁾遂发“更有斯文，死不奉诏”之语。唐太宗因此大事宣扬，亦以明其方正而保护之。

玄武门政变之后，李世民册为太子，虞世南即出任“中舍人”，成为东宫职掌行令、书令、旨及表启等事务的机要秘书。李世民即位之后，改为著作郎，在秘书省内撰写碑志、祝文、祭文和管理档案。又以“天下贤良文学之士”充任宏文馆学士，和欧阳询、褚亮、姚思廉、蔡允恭、萧德言诸名儒轮番入直，在内殿与唐太宗“讲论文义，商量政事，或至夜分方罢”。⁽¹⁸⁾虞世南在著作郎任上曾与褚遂良、萧德言等人采集经史百家之中的嘉言善语、明王暗君之事，编《群书治要》凡五十卷，为唐太宗“以古为镜”，明古代君王得失功过以为元龟提供了广泛的历史资料。贞观七年（633年）虞世南经秘书少监转为秘书监，并受爵永兴县子。秘书省作为国家图书管理机构，唐初仅设秘书监一职，由魏徵担任之，曾领导抄书手百人抄写四库群书。唐太宗为了安置年迈的虞世南，特设少监一职，遂始有正副长官。虽然秘书监与秘书少监，并是三品简闲官，但由于虞世南曾为瀛州学士，是李世民玄武门政变的智囊集团中人，尽管暮年衰老，政治上仍受到唐太宗的倚重，史称：“太宗重其博识，每机务之隙，引入谈论，共观经史”。⁽¹⁹⁾虞世南也藉谈论先古帝王为政得失的机会，不时地戒骄奢，劝节俭，止狩猎，提出一些拾遗补缺

性质的谏议，其恳恳诚诚之状甚得唐太宗的尊重，加上陈隋时代的孝行、友悌行为和诗文、书法以及儒学的影响，终于博得唐太宗所谓“博学、德行、书翰、词藻、忠直，一人而已，兼是五善”⁽²⁰⁾的称誉。

虞世南自贞观二年（628年）以年老上表请求致仕不许以来，至十二年（638年）已经十年，于是再次上表恳祈退归田园，终于“优制许之”，带着银青光禄大夫三品散官和弘文馆学士的职衔，以及“五绝”殊荣，赋闲田园。旋卒于乡里，享年八十一岁。

虞世南卒后，唐太宗为之十分动情，史称“太宗举哀于别次，哭之甚恻”。⁽²¹⁾不独赐东园秘器，陪葬昭陵，赠以礼部尚书，谥号文懿，还手敕魏王李泰宣称：“虞世南于我，犹一体也。……当代名臣，人伦准的”。⁽²²⁾未几，又作诗引以为知己，令起居郎褚遂良持之诣灵帐前宣读祭奠之。直至数年后，唐太宗还缅怀于心，追怀不止，以致梦中相见，如若平生。唐太宗为申述思旧之情，特于虞家设立五百僧斋，并选天尊像一区“以资冥助”。同时又命著名画家阎立本画其肖像置于凌烟阁中供人瞻仰。虞世南有文集三十卷，唐太宗诏褚亮为之作序赞述之。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卷三记长安永嘉坊有虞世南庙，或即建于太宗朝。

越三年，欧阳询卒于率更令任上，时年八十五岁。史不记欧阳询赠官谥号及死时礼遇，或仅以三品散官制度处置之。